

风语

麦家

著

金城出版社

J247.57

415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语. 1 / 麦家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80251-433-1

I. ①风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8557号

Copyright © 2010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风 语

作 者 麦 家
责任编辑 雷燕青
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
特约策划 陈黎明 史 翔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1
字 数 330千字
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书 号 ISBN 978-7-80251-433-1
定 价 29.8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

写在前面

这世界有我们太多的不知道，但不是无人知道。如果没有禁忌，不知道都是可以知道的。中国黑室是个真实的机构，始创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，抗战时期的陪都，鼎盛时从业人员多达四位数。但由于禁忌，他们都成了哑巴。如今，他们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赴了黄泉，剩下的百分之十，像树叶藏于森林中一样，隐于闹市陋巷。不努力，没运气，你永远无法把他们从人堆里找出来。即使找出来了，他们依然可能跟你装聋作哑。水滴石穿，时间改变了所有人，包括一记石头，但他们的禁忌和恐惧，比石头还要坚硬，比时间还要长远。

我是幸运的，二十五前，在福州，有人对我开了口：是一位一九四七年投诚的前中国黑室成员。当时我在相似于黑室的某机构从职，他是我师傅的

师傅，年纪大了，七十六岁，身体不好，有哮喘，每年到了春季经常犯病。老人家一生未婚，身边无亲无故，发病时全靠几代徒弟去照顾，送药，打饭，打扫卫生。有一回，他病得厉害，住了院，师傅让我停职，专门住在医院里服侍他，半个月。也许是我的勤恳和单纯给了他说话的冲动，或者别的什么原因，断断续续地，我知道了他投诚前的一些事，就是中国黑室的一些事。我相信，如果他知道日后我将离开那个单位，并以写作为生，我掐死他他都不会开口的。他以一辈子的见识作凭据，认定我将重复他的一辈子，在那只“铁桶”里幽幽地燃烧至尽。我也没有想到，时代和我都说变就变了。

我很遗憾，不能像有修养的人一样，对曾帮助我平生这本书的大恩人指名道姓地致一声谢——因为禁忌。写这本书，我经受了与过往写作不一样的考验：以前，考验我的是如何把虚构的故事让读者信以为真，而这次正好相反，是要把真实的事情披上伪装。老实说，我心里也有禁忌和恐惧。我怕伤害到老人家和他记忆中的前黑室同事，以及他们的后人，继而给自己平静的生活带来困难。写作让我在现世中变得越来越无能，又敏感：这是一对矛盾，我相信它已经深深地折磨了我，也许再不能负荷加量了。

最后，我要诚挚地申明：这是小说，请勿对号入座。

麦 家

2010. 7. 6.



前 言

第一章.....001

第二章.....018

第三章.....039

第四章.....057

第五章.....086

第六章.....108

第七章.....132

风语

目录

第八章.....	155
第九章.....	183
第十章.....	202
第十一章.....	220
第十二章.....	252
第十三章.....	272
第十四章.....	285
第十五章.....	306

风语

第一章



天刚下过一场与隆隆雷声并不相称的小雨。

雷声把街上的忙人和闲人都提前赶回了家，平时嘈杂的大街在越来越暗的天幕下，显得越来越空洞、平静。但没有下足的雨却使空气中更多了一份溽热、黏稠、潮湿，仿佛伸手摸得着，抓得住。他穿了一身对这种天气而言明显是太热的军装，默默地穿过狼藉的市街，拐入一条幽静的小巷。在进入小巷之前，他不经意地看见一只褐色小鸟在灰暗的天空中一掠而过，短促得让他怀疑不是一只鸟，而是一颗流弹。

小巷窄又深，一眼望去，空空的，了无人影。有几棵高大、苍劲的桉树和泡桐，从两边的高墙内伸出来，把灰暗的天空遮掩得更加昏暗。雷声从高远的天空传来，沉闷、乏力，更像是远处的炮声。一阵风过，树叶发出沙沙沙的响声，几片落叶迎着它飘落。他下意识地躲开它们，仿佛飘落的是被炮弹炸落的飞沙走石。

这是一九三八年六月的一个傍晚，他的记忆深处烙着太多有关战争的阴影，他需要不断提醒自己，此刻他在重庆，这里已经成为陪都，也许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。想到他能先于他人来这里，并且几天前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辗转来到这里，他就觉得自己真是幸运至极。

自鬼子在杭州金山卫登陆后，他和妻子相继离别了上海。他妻子带着孩子一直躲在湖南乡下，他则随部队撤退、撤退。从上海到南京，到安庆、九江、武汉、宜昌、酃都，沿着长江一路西撤，最后到了重庆。

撤退也可以叫逃跑，他们不停地逃跑，逃跑。

哪有这样打仗的？人死得比蚂蚁还要多，却寸土不保，打一仗丢一个地方。他曾在镇江郊外亲历了一场狙击战，回顾起来总想到一个词：溃不成军。那一天，生和死对他来说只隔着一张薄薄的纸，最后能够死里逃生似乎是不可思议的。他捡了一条命，却没有丝毫庆幸的感觉。他觉得这场战争胜负已定，没有悬念，南京必将失守，国人的江山和命运将不可避免地坠入可耻又可怕的黑暗中……倾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？国破家亡，在劫难逃，侥幸不死只能是加倍地痛饮苦水而已。想不到时隔半年，他还能过上这种日子，每天穿着周正的军装出入国家最高的军事部门，有权有职，有吃有喝，生死无虑，下班有车坐，回家居然还能回到爱人身边，享受家的温暖和男女之乐。

现在，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脚下踩着日久无人清扫的落叶。他觉得难以相信，这条幽暗、狭长、安静、肮脏的巷子深处，竟有一间屋子，是他的家。

若不是横生枝节，不要五分钟他即可回到家。但事情说来就来，阻断了他回家的路。一辆黑色小车，比他晚一分钟驶入小巷，车轮哗哗地碾过落叶，小心翼翼地朝他驶来，越来越近，近到一定程度，又似乎减慢了速度，匀速跟着他。

他注意到后面有车驶来，回头看了看，见是一辆高级小车，礼貌地往一边靠了靠，继续往前走，步子却在不紧不慢中稍稍放慢了。他在等待车子追上来，超过他。

车子理解了他的好意，鸣了一下喇叭，提速冲上来，却没有超过他驶去，而是紧急又霸道地停在跟前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不等车子停稳，四扇车门中的三扇被同时推开，钻出三个蒙面的持枪汉子，恶狼般扑上来，刹那间已将他牢牢架住。其中一人把冷硬的枪口抵在他后腰上，小声地喝道：

“别出声，跟我们走。”

“你们要干什么……”他接受过的专业训练，使他在这样的紧急时刻，还能够保持冷静。

“少废话，快上车！”

“你们抓人要问问我是谁，”他对自己表现出来的冷静比较满意，“你们抓错人了。”

“错不了，就是你。”另外一个蒙面人，有点黑老大的感觉，得意地对他说，

“你姓陆是不是？陆上校嘛，我们抓的就是你！”说着他迅速用早备在手上的毛巾塞住了他的嘴巴。

他呜呜地叫，似乎在说：你们是什么人？

黑老大不理睬，推他一把，“上车，老实一点。”

他不肯走，挣扎。但越挣扎，架押他的两个人就越发用力，几乎令他动弹不得。他感觉到其中一人十分孔武且粗暴，双手像老虎钳子一样厉害、无情。一只手生生地揪住他的头发，另一只手在他臀部发力，猛地一顶一托，他的双脚顿时离地，人像一个包裹一样被塞进了车门。

嘭！

嘭！

嘭！

车门以最快的速度关闭，引擎以最大的功率怒吼。

车子狂奔而去，卷起一地落叶，纷纷追着车子扑去，又纷纷散落在地。

没有谁看见刚才发生的一切，除了一只当时正在围墙上游走的狸花猫。这必定是一只野猫，在隆隆的雷声中无处安身，慌张地游弋于墙头。它对着飞速远去的黑色车影，叫了两声：喵、喵。



是什么人绑架了他？

他们为什么要绑架他？

他到底是个什么人，值得别人如此铤而走险？

最后一个问题，不妨借用他首座的话来说。首座姓杜，人称杜先生，听上去好像是个大知识分子，其实是个玩刀子出身的人，统领着一群像刀子一样危险又嗜血成性的人，包括他。他称杜先生为首座，后者称他为贤弟。几天后，两人首度相逢，问答如下——

“首座怎么会选择我？”

“当然是因为我了解你。”

“可首座您并不了解我。”

杜先生笑道：“我怎么不了解你？知汝者莫如我。需要我证明一下吗？”说着，不疾不缓，从容有力地背诵道，“贤弟陆姓，单名一个涛字，十九岁就读南

京高等军事学院，成绩优异，毕业后被保荐到德国海德堡军事学校学习军事侦察，同行六人，唯你毕业，令人刮目。鉴于此，归国后委以重任，直升素有‘国军第一师’美称的第八十八师侦察科长。翌年调入国防部二厅二处，升任处座，时年二十五岁，乃国防部第一年少处座。同年十二月，你与苏州女子秦氏喜结良缘，次年令郎陆维出世。卢沟桥事变前，你一直任上海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。上海沦陷后，你一度转入地下工作，任军统上海站站长，为营救抗日将士建有奇功。今年年初，由杜（月笙）老板举荐，委员长钦点你赴武汉大本营任应急处处长，干得好啊。武汉军情告急，迁都事宜摆上日程，三个月前你又得重任，作为国民军事委员会第七办公室特派员，为即将迁都事宜赶赴山城。几个月来，你尽职尽责，为迁都大业建功卓著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你目前全部的履历。”

那天阳光明媚，但陆涛上校眼前一片黑暗，因为他戴着黑色的眼罩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在黑暗中夸张地鼓了鼓掌，道：“先生真是博闻强记，我陆某佩服至极。”

杜先生看看车窗外明媚的阳光，亲自为他摘下了眼罩，笑道：“不该你给我鼓掌，该我为你鼓掌。你的才能，你的忠诚，你的理想，都将为你赢得最大的回报。你的前途光明一片啊，就像这阳光，明媚动人。”

陆上校眯着眼看着炫目的阳光，不知由来地感叹道：“先生的美言，令我受宠若惊。”

杜先生爽朗地笑道：“如果说刚才说的这些事确实让你觉得‘受宠’，那么你不会介意我们再来点‘若惊’吧。当然，你放心，只是让你‘若惊’，不必担心安全问题。”

那天陆上校头上还包着纱布，伤口不时隐隐作痛。他抚摸着伤口说：“我发现自从与先生相处后，我老是心跳不止。看来我是注定要陪你玩下去了，人生百态变化无常，什么滋味都得尝尝啊，那我也不妨尝尝这‘若惊’的滋味吧。”

“不要说玩，”杜先生伸手指了指他的伤口说，“这不该是玩的代价。”

“先生不但知道我的过去，也知道我的未来，莫非还知道我这伤的来历？”

“你被人绑架了，事发在几天前你下班回家的路上。”

“那么先生也一定知道是什么人绑架了我？”

“这个嘛，你不久也会知道的，无须我赘言。”

准确地说，这场对话是在陆上校被绑架后的第五天下午进行的，地点是在杜先生锃亮的黑色福特轿车上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陆涛上校将再次看到五天前绑架他的三个人，加上他们的同伙：一个长得很有些姿色的年轻女子。

五天前，三个家伙把陆上校塞进汽车后，就给他蒙了头罩，捆了手，然后带他兜圈子。兜了一圈又一圈。几个回合兜下来，他傻了，东西南北不分，城里郊外难辨。当车子开进一个院子，他听闻四周很安静，以为是到了很远的山上，其实就在他们单位附近。

院子古色古香，青石黛瓦，高墙深筑，假山花径，古木参天，看上去有种大户人家的骄傲和威严。敌机已经多次光顾这个山城，街上残垣断壁四处可见，然而这里秩序井然，幽然如初，有一种唯我独尊的自负，仿佛眼前的战争跟它无关。

门是沉重的铁门，深灰色，很厚实，子弹是绝对穿不透的，只有炮弹才可能摧毁。迎门有一大一小、一高一矮两栋楼屋，呈直角布局；大的三层，小的只有一层，墙体都是青色的石条，坚固如碉堡。

他们把他关在那栋小楼尽头的一间屋里，门外没有安排人看守，却有一只人高马大的狼狗，毛色黑亮，伸着长长的红舌头，对着门呼呼地喘气。黑色的头罩让他失去了眼前的世界，但耳朵分明是更加勤劳了，灵敏了，他几乎能从狼狗的喘气声中，分辨出狼狗的大小和品种。这是一只德国巴伐利亚狼犬，他以前在上海当军统站站长时曾用过一只，他知道它除了灵敏的嗅觉外还有良好的听觉，可以分辨一个人的喷嚏声。塞在嘴巴里的毛巾让他口干舌燥，眼冒金星，但他还是尽量用鼻子哼起了小调，目的是为了门外面的狼狗熟悉他的声音，以便在夜里可能逃跑时对他放松警觉。

要逃跑，当然得首先解除头罩和捆绑。手被反剪在背后，麻绳一公分粗。是先解除头罩还是先解开麻绳？他选择了头罩。因为他迫切想知道，自己被关在什么地方——如果是一间插翅难飞的铁屋子，即便解了麻绳也无济于事。而且，头罩只是笼统地套在头上，口子敞开着，要弄下来似乎并不难。他准备找个地方去解决头罩，黑暗中碰倒了一张椅子，引得外面的狼狗一阵狂吠。

狂吠安定下来时，他已经知道怎么来解决头罩了，他把椅子移到墙边，扶手顶着拐角，椅子基本上像长在墙体上一样稳当。此时，椅子的一只脚已经变得十分听话，远比他捆着的手听话，他跪倒在地上，把头低下来，通过头的移动，调整方向，让椅子脚钩住头罩的口子。这一步很关键，对他来说却并不难，他很快做到了。接下来的事情是个简单的机械运动，大概连门外的狼狗都能完成，更不可能难倒他。就这样，他轻而易举地把头罩从头上卸下来，让椅子去戴它了。

卸掉头罩，却没有给他带来一丝快乐。他马上发现，关押他的这间屋子似乎是一间专业的禁闭室，室内除了一张椅子和一只马桶外空无一物，窗户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圆洞，狭小，而且加了四根铁栅栏，栏间距也许可以让一只猫自由出入，一个人是无论如何出入不了的。

窗洞里盛着一团朦胧的白光，预示着夜色即将降临。他的目光从窗洞里退出来，耷拉下来，最后落在黑糊糊的马桶上。他知道，这不能帮他任何忙的，它是象征，是暗示，是威胁。想到自己有可能要使用它，他就抑制不住地烦躁起来，上去狠狠地踢了它一脚。结果，又引得狼狗一阵示威。

狗叫能给他带来好运。当狼狗的吠叫再次安定下来时，他已经在为可能的逃生努力了。原来马桶的拎手是根不细的铁丝，铁丝头略有刃口，只要有充足的时间，他有信心用它来磨断该死的麻绳。手自由了，铁丝和椅子都可以成为他的武器。他自幼习武，二十岁入军统，接受过种种逃生和克敌训练，只要给他机会，即便赤手空拳，对付几个绑匪和一只狼狗他是有信心的。他想象着等他磨断了绳子后可能出现的逃生机会，心里顿时热烈并紧张起来。

但是，没有机会。

不一会儿，有人来了，先是狼狗欣喜的支吾声，然后是两个人的脚步声，然后是放肆的开锁声，然后是雪亮的灯光（开关在门外），然后吱呀一声，门开了。

进来的是一女一男。女人年轻，漂亮，神气活现，像只刚下了蛋的母鸡，进门就咯咯地叫。她发现他头上的罩子已经套在椅子脚上了，冲他放肆地冷笑道：“身手不凡嘛，不愧是漂过洋镀过金的。”

他还在适应突来的亮光，没有答理她。

男人矮壮，圆脸蛋，圆肚子，像只木桶。他迈着方步径直走到墙角，从椅子脚上抽出头罩，把玩着，说了一句日语。女人翻译：“听不懂吧，他问你，如果我们再迟来一会儿，你会不会把绳子也解了？”

他适应了光亮，呜呜叫，要求对方拔掉口里的毛巾。

女人看看男人，男人点点头，她就上前一把揪掉了毛巾，喝道：“放老实点儿，不要叫，叫也没用。”

男人拍一下她的肩，示意她退后，同时用一种类似口吃的语调和生涩、可笑的口音指责她：“你对我们陆上校这么凶干什么，他是我用四轮大轿请来的大救星，是来帮我做事的，知不知道？”

女人诺诺地退后。

陆上校想说话，却仿佛也口吃了，张了几次口都没有出声，好像毛巾还在嘴里。男人显然对这种感受很有经验，依旧用那种类似口吃的语调和生涩、可

笑的口音安慰他：“有话慢慢说，陆上校，都是我的失职啊，让你受这么大委屈。”说罢，对外面吆喝一声，一个小年轻便送来剪刀。

男人接过剪刀，熟练地给上校松了绑，并请他去隔壁屋里坐。陆上校不走，因为他要说话。他终于可以说话了，但似乎还不能说高难度的话，只能重复。他说的是嘴巴被堵之前说过的一句老话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男人呵呵笑，不语。女人有点自以为是，又走上前来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什么人？我嘛，翻译。他嘛，自然是我的主人哦，山田君。山田君要找你问点事情。小事情，都是你张口就来的小问题。走吧，山田君请你去隔壁屋里坐呢，你也需要喝点水吧，那边有。”

陆上校瞪她一眼：“听口音，不像个小日本，怎么，当上汉奸了？”

女人气得挥手要动粗，山田一把抓住她的手，用日语训了一句，回头又绽开笑颜请上校去隔壁屋。上校开步往外走，发现走廊上除了一只虎视眈眈的狼狗和刚才送剪刀的小年轻外，还有一个腰间明显别着枪的中年人，人高马大，神色阴郁冷漠，有股子深藏不露的杀气。鬼知道周围还有什么人？上校思忖着，停在走廊上。

女人凑上前，对着他后脑勺说：“快走。别看他现在对你这么好，如果你不满足他，他就会用这把剪刀剪断你的脖子。”

山田一边叽叽咕咕地说着，一边带头走进隔壁屋。女人推着他往前走，一边翻译着：“我的主人说，他希望跟你交个朋友。”

上校走进屋，看到办公桌上放着香烟和茶杯，茶杯冒着热气，似乎等着他去喝。屋子的另一边，靠窗的那一头，摆着一张大台桌，桌上摆放着一盏煤油灯和一些刀具、皮鞭等刑具，分明是在警告他：敬酒不吃要吃罚酒的。

山田迈着像山鸡一样的步子，慢吞吞走到桌前，款款入座，顺手把香烟和茶杯往对面的空椅子方向推了推，示意陆上校坐下。

“过去坐吧，”女人推了他一把，“放聪明点儿，有话好好说，说了你就走人，还可以带走一堆钱。”

上校过去坐下，问山田：“你想知道什么？”一边喝了一口水。

“我知道你抽烟的，”山田抽出一根烟，递给他，“抽根烟吧，压压惊。”

上校接过烟，又丢回桌上，“这是你们的烟，我不抽，我抽自己的。”他从身上摸出一根烟，点燃，吸一口，又问山田，“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山田说，女人译：“你知道些什么？”

上校把弄着水杯，笑道：“我知道的多着呢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变之阴阳五行，数之九流三教，乃至飞禽走兽，柴米油盐，我多少都知道一些。”

“你说的这些，我们不感兴趣。”女人抢白，她显然没把自己当做翻译。

“那你们还问我干什么？”

“问你的当然是我们感兴趣的，”山田笑嘻嘻地说，“比如你锁在铁柜子里的X-13密件的内容，我们就很感兴趣。”

“什么密件？对不起，闻所未闻。”

“X-13密件！”女人咄咄逼人地警告他，“我们知道你手上有这个密件，说，是什么内容？”

“我要说不知道呢？”上校反问她。

“那说明你不识相，要我们动刀子见你的血！”

“见了血还不说呢？”

“那只有死路一条！”

“我以为像你这样活着还不如死。”

“我怎么了？我现在可以叫你死，也可以叫你生不如死。”

“你已经生不如死了，人模狗样，一条母狗而已。”

两人唇枪舌剑，置山田不顾。山田倒也好，任凭他们吵，不置一辞。直到看女人受了辱，要发作，才出面压住了女人，笑嘻嘻地对上校说了一大通，要求女人翻译。女人不情愿地收起性子，有气无力地翻译道：“山田君说了，你好像不想跟他交朋友，这样不好，对大家都不好。告诉你吧，不要考验他的耐心。你没长眼睛吗？外面有两个人等着进来呢，你最好不要见到他们，他们比那只狼狗还要凶。”

上校冷笑道：“请你告诉你的山田君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他不需要忍着性子对我笑，让他把真面目拿出来吧。你们有工夫耗，我还没有性子陪你们啰唆呢。”

山田听罢，拉下脸问女人：“他说什么？他刚才说什么？”看样子他其实是听懂了的，只不过不想直接发作，要过渡一下。听了女人翻译后，他觉得应该发作了，转身从台子上操起一把尖刀，对上校怒吼一声，把刀子钉在他面前，拂袖而去。

女人对上校说：“你完了，准备吃苦头吧。”言毕朝外面喊，“来人！”

两个打手应声而现。女人吩咐他们：“动手吧，交给你们了。”

两人一齐扑上来，粗暴地将上校按倒在椅子上，要捆绑他。上校想反抗，但力不从心，那个大块头膂力过人，一举一动都压制着他。他断定，此人就是下午把他扔上车的那个家伙，这是一个高人，内功气力都在自己数倍之上。转眼间，上校已被捆绑在椅子上，像只任宰的猪，无效地挣扎着。

女人从墙上取下鞭子，递给大个子，却对上校说：“现在说还来得及。”

上校的目光落在鞭子上，默默吸了口气，准备受刑。

女人一个眼色，大个子手上的鞭子呼的一声飞过来。上校本能地一扭身，连椅子带人翻倒了，同时也躲开了鞭子。紧接着又一鞭子追过去，这一回已无处可躲，鞭子抽在背上，上校忍不住惨叫一声。

女人说：“我再说一遍，现在说还来得及，别不识相！”

上校怒目圆睁，看着她，猛然朝她吐出一朵口水。那口水居然像子弹一样，远远飞过去，正正地击中她的脸颊，可见上校身手不凡，是有功夫的！

女人的反应比中弹还恐惧，她本能地弹跳起来，尖声高叫：“给我打，狠狠打！打死他！”然后捂着脸跑走了，像有人摸了她的下身一样。



入夜，高墙深筑的小院静静的，偶尔传出上校的惨叫声。因为静，叫声更显得突兀、惨烈，以致拴系在门卫房前的狼狗都似乎受到惊吓，躁动不安，呜呜地呻吟不已。沉沉的夜色下，四周的一切有影无实，有声无影，院子空洞得轻飘飘的，仿佛不在人间，在地狱。

作为党国的特工，军统的干员，陆上校曾经多次像这样，为了撬开一张牙关咬紧的嘴，把人打得鬼哭狼嚎，想不到自己也会有这一天。关键是在这里，重庆，这儿现在是陪都，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他觉得不可思议，也觉得敌人太猖狂了。逃出去的信心就像身体一样，已被打得遍体鳞伤。他开始等待死亡，用死亡来捍卫尊严和忠诚。

死亡以昏迷的形式出现，所以“死而复生”并不是件困难的事，只需要对着脑门浇上一桶冷水。上校醒过来，得到的不是生的喜悦，而是再一次受辱和考验。女人揪着他的头发，使劲摇晃着，一边幸灾乐祸地喊：

“嗨，英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，我要告诉你，现在说也还来得及，起码可以保住你的狗命。”

也许她怕他又朝自己吐口水，说完快速地退开去，站到山田身后。

上校抬起头，久久地看着她，当他相信自己已经无力再朝她吐口水后，他尤其需要找到一句有力的话来回击她。上校说：“只有你这种贱货……才把狗命……看得值钱……”他并不满意，因为嘴巴受伤了，肿了，说得吞吞吐吐，像个懦夫。

女人哈哈大笑，“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真是大英雄啊，可我知道你的嘴马上就

硬不下去了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我的主人要请你吃点好东西，这可是从美国进口的，很贵的哦。”

上校看见山田张开的手掌心里，盛着两粒红色的药囊。

“把它灌下去！”山田一声令下，两位打手立刻动手，把两粒药囊强行塞入上校嘴里，并把一杯白酒强行灌入他的喉咙。

山田虽然矮，但面对软在椅子上的上校还是显得居高临下。他的语言和句式似乎都受了女人的影响。他说：“尊敬的大英雄，告诉你，你马上也会变成一条狗的。”说罢，带三人一齐离去。

一个小时后，四人又来。没有开灯，而是点旺了煤油灯。昏浊的灯光下，只见上校为了强迫自己不睡，竟然掀倒了椅子，贴墙倒立着，人蜷在椅子上，像一只被倒挂的大虾。他的双目圆睁，但神光全无，有点睁眼瞎的意思。

女人一看这架势，有些着急地对山田耳语：“这要弄出人命来的。”说着，几人一起将椅子扶起，让上校坐正了。上校莫名地哈哈大笑，像梦中人的痴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女人问。

“我回家……飞来一只大鸟……天怎么黑了……好黑……好黑啊。”上校困倦地打着哈欠，语无伦次地说着。

山田对女人耳语一下，女人即说：“是的，你回家了，你是从单位下班回家的。几天前，你在办公室收到了一份绝密文件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是什么文件？”

“是……那个……那个……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你的保密员，小林。处长，我是小林啊。”

“小林……小林……你是小林……”

“对，我是小林。处长，你怎么喝醉酒了？”

“我喝多了……我们回家……”

“好的，我等一下就带你回家。现在局长要我问你，你收到的 X-13 密件说的是什么事，他等着我回话呢。”

上校突然睁开眼，仿佛醒了，厉声骂她：“你这个卖国贼……你让我吃了什么……”接着又迷糊过去，耷拉下脑袋，喃喃地自语，“我们回家……我喝多了……”

山田摇摇头，示意女人继续催眠。

女人低下头，俯在上校耳边开始轻声地念，声音颇为温柔又有节奏，“天黑